

一個人在途上

4B 李皓澄

從小嬰孩呱呱墮地至今轉眼十四個年頭，要說有什麼事情印象特別深刻，突顯自己是如何長大，應該就是這幾件吧。

第一件事發生在我還小，應該還是個幼稚園生吧。那時我的眼睛大概水清見底，但總怕眼前熟悉的事物失去蹤影，剩下自己，因為孤單的感覺對當時的我來說並不好受。還記得有一晚，那時大概已是深夜，家家都拉下窗簾，正常的小孩子都已入睡，父母也安睡，但我還未入睡。我仰望夜空，星月無語，月影婆娑，萬籟俱寂，感到無盡不止的孤獨。

我吵鬧着，要父母在床邊陪伴我直至我入睡，不過他們只在我耳邊細聲念道：「爸爸媽媽也不能幫助你入睡，這一點要靠你自己一個啊。」說過後，他們轉身離開，並替我關上房門。黑暗中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嘆息。我抵着小嘴，雖然想努力忍着淚水，慢慢地深呼吸，但兩行清淚從眼眶滲了出來，我抖着身子，抹掉淚痕，勉強平靜下來，一直輾轉反側，數著小綿羊。之後我是如何入睡，我也不太記得了，只知道第二天早上有個小女孩像一隻肥小豬般睡着了，臉上不忘掛着一個甜美的笑容。從此她明白到有些事，只能一個人做。這是為第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應該是發生在小學。在父母的鼓勵下，我第一次參加英文校際朗誦比賽。比賽前我認真地把那首詩背得滾瓜爛熟，在白紙上寫下各種筆記，每天都留校練習，回到家後仍對着鏡子朗誦。由於沒有經驗，我只能做充足的準備，迎接比賽，希望取得最好的成績。

我最先以為比賽場地不會太大，最多都只能容納六七十人，所以怕生的我才有一點參加的勇氣。怎料，我估計完全錯誤。如果沒有記錯，那應該是沙田大會堂的演奏廳，參賽者和觀眾們都把現場一千多的座位都填得滿滿的。我坐在台下，眼看台上表演的學生面對約二千多雙的眼睛，毫無恐懼，信心十足地表演，心想自己應該都能像他們一樣站征服舞台吧。可惜的是，當我在準備區預備上台的時候，我震了一震，身體抖了起來。沉寂的空氣壓在身上，彷彿全世界只剩下我，孤獨無助，一顆心直往下沉。「下一位參賽者請上台。」我生硬地走上階級，走到舞台的中央，回想起自己過去的努力，不甘心停在那處。後面發生什麼事我不太清楚，只清楚記得有個女孩放下泫然若哭的樣子，沒有再好像以前的她一樣哭泣，在台上深呼吸一下，展露笑容，冷靜流暢地朗誦。從此她明白到有些關，只能一個人過。這是為第二件事。

第三件事發生在中一的時候。我因為脊椎的問題要到藍田的化驗所照X光。那天是上課天，我下午早退，獨自乘巴士前往。化驗所的位置比較偏僻，加上我是一個缺乏方向感的人，所以事前我早就翻查資料，把地圖列印出來，最後成功找到那間化驗所，此事對我來說既驚且喜，因為我真的很容易迷路，即使有地圖在手、早些出發，也未必能準時到達目的地。

我完成所有檢查後，心想既然可以順利到達，那麼應該可以毫無問題地找到回家的路。可是，現實是我迷路了。我手執着弄皺了的地圖，在暮靄中尋路。晚霞燒紅了半邊天，附近路上空無一人，偶爾草叢中傳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路旁的野草被白天的太陽曬得焉了下來。之後的事我也沒什麼記憶，只記得有一個女孩在夕陽的餘輝下，沒有再好像以前的她一樣再哭再驚慌，找到巴士站，帶着美好的笑容安全地回到家中。從此她明白到有些路，只能一個人走。這是為第三件事。

龍應台在《目送》曾說過：「有些事，只能一個人做；有些關，只能一個人過；有些路，只能一個人走。」

當人們走在平原上時，大家可以慢慢談天，興高采烈地互相追逐嬉戲、前推後擁。但當走進深山老林，擋路的青草和荊棘使大家分開了。每人專心地走自己的路，跨過各自的困難障礙，尋找各人的出路。那些推推擠擠、無憂無慮的親情友情，都不能永遠陪你走過這段人生路。愈走進森林的深處，路就會愈走愈孤單。也許你想再捉緊他們的手，但若不能獨自面對痛苦殘酷，怎能長大？若不能長大，怎能面對更大的困難？若不能面對更大的困難，又怎能再次捉緊最愛的人的手？

顧城《一代人》：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。」

當天的小女孩已蛻變成今天的我，眼眸裡多了份勇氣和自信去面對他朝的困難。

一個人哭着哭着，一個人笑着笑着，走過各種寂寞和揪心。我是這樣長大的，過去如是，今天如是，未來如是。